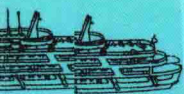


世道

辛夷 著

向路遥致敬的现实主义泣血之作



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

世道

辛夷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道 / 辛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360-7956-4

I. ①世… II. ①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1526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刘绮琪

书 名	世道 SHI DA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1 插页
字 数	312,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1992年7月。一列火车驶离广袤平原，进入草木丰美的山区，蔚蓝色的天空转眼间变成酱红色，四周暗灰色的云彩越聚越厚，雷声隐约响起，一会儿，狂风大作，黑沉沉的天空崩塌一般将大地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如无数马鞭狠狠抽打着列车车窗。

列车愈行愈远。雨过天晴，碧空如洗，彩虹宛如瑰丽的飘带在空中舒展开来，映照着天际，映红了江方亮的脸颊。他微微睁开眼睛，窗外冲进来的清新空气把他从甜蜜的梦乡唤醒。

江方亮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和一条草绿色军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皮鞋。肤色白皙，鼻梁上是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散发着暖意，薄薄的嘴唇，清瘦的脸颊。他站起来，微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突然，同行的修平喊道：“到了！到济南了！”边说边麻利地拿起行李，拉起方亮，向车门挤去。火车缓缓地停下来，两人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省城火车站。

江方亮大学毕业，二十二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来省城，他刚从一所中等城市的财经学院毕业。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普通农家妇女，家中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人操持，日子就艰难了些。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考上大学，以及后来分配到省城时，母亲高兴的样子、眼中动人的神采和额头嘴角的皱纹里蓄满的笑意，一直深深地刻在他脑海中。

在一家小旅店，修平和方亮安排好住处，二人兴致勃勃地走了出去。

回来的路上，正是华灯初上，夜色迷离，一弯新月从东方悄然升起。进了房间，修平拿出一瓶家乡人都爱喝的老白干“高粱红”，笑道：“一路走来，我们终于进省城了！”

方亮说：“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终于走出大山了。”

修平说：“能来济南，真不容易，瞧瞧中学的同学，多数还是老样子，依

然生活在农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方亮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应该珍惜未来的生活。”

修平笑道：“我们能从大山里走出来，是能力的体现，也是命运的安排。”

方亮说：“省城真美，泉城的名字真不是乱来的，光大明湖的荷香就让人陶醉。我曾听人说，远观千佛山，就像一位蒙纱的睡美人，今天一看，更像韵味十足、丰满而充满爱欲和美感的浴女。”

修平哈哈大笑，说：“自古才子皆风流啊。”

酒至半酣，修平脸上泛起片片红光，说话眉飞色舞，不停地打着手势，仿佛盛筵中得胜归来的将军。江方亮则一副儒雅书生模样，酒香入口，就像春季里淡淡的芳草清香，弥漫五脏六腑，让他浑身通透的爽快。

两人借着浓烈酒劲，谈古论今，畅谈美好理想。两人从田间地头一起走进大学，又一路来到省城济南，未来的岁月，他们就要在这个大都市里工作、生活、娶妻、生子。两人憧憬美好前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光。

夏日的黎明来得特别早，江方亮打开窗户，凝望着东方喷薄欲出的红日，一时间天地豁然开朗。

江方亮一路来到省供销集团总公司大门口，对门卫说是学校分配来报到的学生，门卫很有礼貌地指了指行政办公楼。江方亮沿着院中成排笔直的樱花树，来到南楼省物资工程总公司的大楼，顺着宽敞的楼梯，来到了三楼行政人事科。

接待江方亮的是人事科科长和办公室主任张林。张林简单介绍完公司情况后，与江方亮一起去了财务科。

财务科副科长赵华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不等张林说话，便领着江方亮朝科长室走去，他回头朝张林说：“请回吧，人我已经收到。”说完，笑了。

老科长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老花镜，秃头、细眉大眼，人长得很标致。赵华介绍说：“科长，这是刚分配来的江方亮同志，财经学院的高材生！”

科长摘下眼镜，站起来，说：“我知道了。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给小江同志接风！”

会计室环境优雅，橙红色的光线透过米黄窗帘的宽大缝隙映到褐色办公桌上，七八个人正忙着处理账务，立式空调释放的冷气仿佛把人拉到天高云淡的

秋天。赵华把大家一一介绍给方亮，随后，他让一个叫安晓的女孩带江方亮去职工宿舍。女孩长得眉清目秀，说话慢条斯理，高高的个子，一头秀发洒落肩头。经过办公室时，安晓叫上秘书王岩松，三人一起走进公寓楼，来到了分给江方亮的宿舍。

王岩松指了指房间，说：“条件不错吧！咱们公司在我来的时候，还是行政管理单位，现在为了适应大气候，下海搞经营了。市场经济嘛，赚钱才是硬道理！”

江方亮不时点点头，脸上挂满微笑。王岩松告诉方亮，他就住在楼上，有时间可以去他那里玩，说完和安晓回去了。

傍晚时分，公司附近一家酒楼的雅间里坐满了人，老科长坐在正中间，见到稍后到来的安晓和江方亮，他拢了拢稀疏的头发说：“小江，坐到这边来。”说着，指了指右边的座位。

酒喝得很快，大伙借着酒劲，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工作上的事。老科长说：“小江同志刚来，希望大家在工作上多帮助他。”

江方亮借着老科长的话，赶快端起酒杯，准备逐一敬酒。这时，一种调侃的腔调伴着低沉的节奏响了起来：“郝经理，球球蛋，大笔一挥，几千万，一言堂，说了算，企业亏损，怎么办……”

老科长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少说为妙，表决时，你也在场，也是举过手的嘛！”江方亮这才看清楚，是财务科副科长赵华。

赵华目光锐利，笑了笑，不再言语了。老科长挥了挥手，说：“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早些回去休息！”

宴席散了。回来的路上，江方亮隐约觉得单位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星期六下班，江方亮来到公寓楼下，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修平。

“方亮，方亮！”修平大声喊起来，“快开门，让我看看你的狗窝。”江方亮打开房门，修平尾随而入，他被眼前的布置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狗窝，分明是一处天堂：整洁的厨房，干净的洗手间，还有全套的家具，书桌上居然还有一盆淡雅的茉莉花，这简直就是一个配套齐全的家。

修平很羡慕，自言自语道：“我可惨了，四人一室，每天都是大锅饭，哎呀！真乃天壤之别呀！今晚我哪里也不去，就住在这天堂里了！”他接着说：“今晚咱们一起夜游千佛山吧！”

江方亮看了看窗外，说：“这闷热的鬼天气，出去玩，倒是不错的主



意。”

晚饭后，两人走出公寓大楼。天气异常燥热，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天空缀满淡黄色的星斗，像细碎闪亮的流沙铺成遥远的银河，斜躺在青色天宇里。

来到千佛山脚下，两人顺着崎岖山道一路前行。前方漆黑一片，及至半山腰，就是兴国禅寺。站在寺院里回眸远望，省城尽收眼底。城内灯火闪烁，橘黄色光线宛如一层如雾的轻纱，笼罩了整个古城。

半夜爬山有着白天爬山所没有的感觉，新奇而兴奋。下到山下，已是凌晨，马路上空旷无人，微黄的路灯散发着温和的光线，闪动着柔情的光彩。借着橘黄色灯光，两人看到对方脸上全是灰蒙蒙的汗珠和黑色凝尘，方亮和修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秋天来了。

九月底的天气，秋意渐浓。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发清疏而爽朗，蝉声被秋风吹散，晚间蟋蟀悲鸣。

秋季一个周末，赵华把江方亮和安晓叫到科长室，老科长告诉他们，全国行业会议将由公司主办，地点在泰山，礼拜一早上去泰安。

第二天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微弱的亮光透过窗户，落在床榻旁的白墙上，室内的东西朦胧可见。一阵房檐滴水的声音传入耳中，断断续续的虫鸣此起彼伏，隔窗远望，阴暗的天空，细雨连成一片，飘落在树叶上，屋檐上。

过了许久，雨停了，外面传来敲门声。江方亮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一位女孩：高高的个子，淡淡的柳眉，眉宇间有一种清艳脱俗的气质，美丽清澈的双眸闪烁着温暖的目光，白皙的面容泛着潮红，她微笑着站在那里，宛如一尊玉观音。

“庆茹！”江方亮惊呼道，“你，你……”

“怎么，不欢迎吗？”

“当然欢迎了！快请进！你是怎么来的？”

“坐船来的呀！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吗！”肖庆茹笑着，走进宿舍。

江方亮没说话，他微笑着看着庆茹。太突然了，太不可思议了，庆茹仿佛从天而降！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肖庆茹是江方亮中学同学。大学时，肖庆茹在北京读建筑工程专业，大三暑假，肖庆茹还邀请江方亮去过她们学校。

大学毕业后，江方亮听说肖庆茹留在了北京。庆茹的突然到来，让江方亮分外惊喜。

“庆茹，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他问。

“我吗，神通广大，能掐会算呀！”庆茹笑着说。

江方亮想起来了，前几日，他路过千佛山脚下那所知名的建筑设计院时，似乎在大门口见过庆茹，只不过离得太远没看清楚。他想，庆茹留在了北京了，怎么可能来省城？现在看来，那个人就是肖庆茹，她也来了省城，而且工作单位离江方亮的公寓只有两里路。

江方亮问：“莫非你来了省城建筑设计院？”庆茹笑而不答，看来一切都是真的了。江方亮用责怪的口气说：“不早些告诉我，也好去看看你！”

肖庆茹笑着说：“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呀！这不今天正好是中秋节，咱们一起过一个团圆节！”

“肖伯伯还在乡中学教书吗？”江方亮关心地问。

“本来该退休了，老爷子申请了返聘，他对学校感情深着呢！这不，又把我哥拉到他们学校了。”庆茹说。

“怎么，庆安哥师大毕业没有留城？”江方亮惊讶地问。

“没有！我父亲让他回乡执教，他去了乡中学当了一名班主任。”庆茹无奈地说。

“你哥情愿吗？”方亮又问。

“唉！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去了，都三年了，最近来信说，已经适应了那边的生活。”庆茹说。

方亮说：“庆安哥那么有才华，实在可惜。”

庆茹说：“他是为了我爸爸，他说他不愿看到父亲流泪。”

晚饭后，庆茹说该回去了，方亮说，我送送你吧。冷冷清清的大街上，幽静的月光，穿过树梢照到他们身上。江方亮告诉庆茹，第二天他要去参加全国行业会议，一个礼拜后才回来。庆茹说，回来后就来找我吧！方亮点点头，一直把肖庆茹送到设计院。

礼拜一一大早，江方亮一早来到单位，远远就看到两辆黑色轿车和四辆面包已经排列整齐，整装待发了。

待众人到齐，一行人顺利到了泰安城，安晓和方亮负责接待安排，安晓忙里偷闲问方亮：“有女朋友吗？”

江方亮笑着说：“整天忙，哪有闲心谈情说爱呢？”

安晓不相信，笑着说：“像你这样优秀的男生，没有女生追求，撒谎吧？”

方亮说：“真没有！人过于正经，就会显得傻，自然就没有女生喜欢的优点。”

安晓一听更来劲了，她拍拍方亮的肩膀说：“你喜欢啥样的女生，跟姐说说。”

江方亮开玩笑说：“姐有气质，俺就喜欢像姐这样有气质的女孩。”

安晓笑着说：“抬举姐了，比姐好的女孩有的是。”

方亮说：“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安晓笑了，说：“别担心，姐帮你找。”

江方亮见安晓是认真的，便说：“我刚来省城，人生地疏，等等再说吧！”

安晓哈哈一笑，说：“你呀，肯定心里有人了。”

几天的会议在一片有序又忙乱里匆匆而过。会议结束时，赵华在众人面前点名表扬了江方亮。他说，在这么大规模会议上能够做到账目一分不差，太不容易了。老科长也在一边笑着说：“今年来人很多，财务上处理得这么完美，小江同志功不可没！”

回省城那天是礼拜六，回到办公室，方亮要通了姐姐江方云单位的电话，听到弟弟的声音，江方云特别高兴，她告诉方亮，自己调到了文化局，还担任了一把手。接着又告诉说，母亲身体不错，中秋节还来她家住了几天。方云嘱咐弟弟，一个人在外要学会照顾好自己，财务工作更要谨慎，来不得半点马虎！

省城的秋天是温暖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脸上，江方亮感觉像母亲的双手抚摸着自已。阳光下，秋叶顽皮地在枝丫间荡秋千，像一只只长着金色翅膀的蝴蝶，轻轻地扑向大地。

秋天的片片湛蓝在心底生出不一样的情愫，增添了几分温暖色调，在色调的调色板里画出道道绚烂。

三

晚饭后，江方亮迎着渐深的暮色，来到了位于千佛山脚下的建筑设计院。

来到庆茹告诉的宿舍门前，方亮轻轻敲了敲房门，门开了，露出庆茹桃花般的笑容。庆茹身穿浅蓝色休闲服，长长的秀发湿润中带着几分淡雅的清香，看来是刚刚洗完热水澡。见方亮来了，肖庆茹笑着说：“我以为你明天才能回来呢。”

江方亮笑着说：“傍晚刚到，吃完晚饭就来看你了！有些问题想请教你这位专家呢！”

肖庆茹说：“还没进门倒说起请教了，不妨编个好理由啊！”

二人说话间进了房间。这是一处二室一厅的住房，室内布置朴素自然，简洁流畅。窗上用淡粉色蕾丝点缀的窗帘被拉到一边，能清晰地看到窗外满山的松杉和一片碧绿的草田。客厅西墙上挂着一幅行书：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落款是启明书于清华园。

江方亮好奇地问：“启明先生是谁？”

庆茹笑着说：“我的老师，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人物，全国知名书画大师！你没听说过？”

江方亮如梦方醒，忙说：“怎能没听说过呢？不过，我只知道他是著名书画大师。”

庆茹说：“这是恩师送我自勉的一幅字，诗是唐代诗人虞世南所作，格调高远，我常以这首诗勉励自己。”

庆茹给方亮泡好一杯咖啡，随手递给他，咖啡香飘到方亮面前，他连忙摆手说：“我喝不惯，帮我泡杯茶吧！”

庆茹笑了笑，问：“会议开得怎么样？去泰山了吗？”

方亮说：“当然去了，我从山脚下一口气登上了玉皇顶，泰山之美，尽在攀登中。”

庆茹说：“登泰山，能长志气，拓胸襟，登泰山，能让人感到自强不息。”

江方亮笑着抿了一口茶，说：“庆茹，你是学建筑专业的，我想请教个问题！”

庆茹睁大眼睛，笑着说：“谈什么请教，有事就说吧。”

江方亮看上去略有些严肃，他顿了顿说：“这次去泰安开会，我听公司高层说我们公司前不久从日本进口了一批H型钢，价格降得厉害，并且还销不出去，这批钢材光流动资金就占用了上亿元。”

庆茹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她笑着说：“H型钢应该有好的销路，即使市场再不好，应该也不愁卖！这种钢材用途十分广泛！”

听到这里，江方亮心里豁然开朗，他赶紧拿出H型钢的进货凭证给庆茹。

肖庆茹接过材料看得仔细，突然，她大呼道：“这哪里是H型钢，明明是工字型钢，而且这种型号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天哪！怪不得没有销路！”

江方亮马上站起来，着急地问：“不一样吗？”

肖庆茹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不一样！差别太大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快说来听听！”江方亮疑惑不解地问。

肖庆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坐下来，我慢慢说给你听，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肖庆茹说：“工字型钢翼缘是变截面，靠腹板的部分厚，外部薄。H型钢的翼缘是等截面，H型钢属焊接。工字型钢的边长小、高度大，只能承受单方压力，而H型钢槽深厚度大，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压力。工字型钢不论是普通型，还是轻型，一般仅能直接用于在其腹板平面内受弯的构件或将其组成格构式受压构件，对轴心受压构件或在垂直于腹板平面还有弯曲的构件均不宜采用，这就使其在应用范围上有着很大局限性。H型钢的翼缘都是等厚度的，有轧制截面，也有三块板焊接组成的组合截面。你们单位进口的工字型钢是特种型材，卖不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江方亮好像听天书，但似乎也听出了眉目，无奈地说：“看来这次麻烦大了。如果出什么问题，这么大一笔资金投入会把公司拖垮。”

庆茹说：“事情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关键是供求信息，只要抓住信息，销售还是有希望的。”说完，她看了看江方亮。江方亮紧闭双眼，满脸的无奈和惆怅。

看他这样，庆茹笑着说：“看把你愁的！小心愁白少年头呀！”江方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非常强烈，并渐渐在他心头扩散开。他感觉心情沉重，他看了看庆茹说：“我先回去了，刚回来，有些累！”

庆茹见他心神不定，便说：“回去后早点休息，别想得太多，事情肯定会有转机的！”

回到家中，江方亮静静地躺在床上，想到安晓等同事若无其事的笑容，想到赵华每天都谈笑风生，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也许凭公司的经济实力，那根本就不叫问题。

第二天一觉醒来，百无聊赖的江方亮给修平去了电话，说一会儿过去。修平说正在值班，让他直接到办公室来。

来到汽车制造厂，江方亮被眼前国营大厂的气势震住了，连绵数里、壮观雄伟的生产厂房，隆隆不歇的机器轰鸣，使人感受到大工业的权威。刚刚出厂的新车一排排整齐停放在大院里。厂内绿树成荫，红墙绿瓦。沿着厂内宽阔的道路，江方亮来到行政大楼，在三楼财务处门前，就看到修平正跷着二郎腿在悠闲地看报。听到有人敲门，修平抬起头来，说：“哦！方亮！泰安之行是否顺利？”

“泰山真美，让人流连忘返。”方亮眉飞色舞地说。

修平说：“生活对有一些人是快乐，对另一些人也许是无奈，就比如你我，真是天壤之别啊！”他摇着头，拉着江方亮坐到沙发上，接着说，“看到我们厂宏伟壮观的规模了吗？是不是特别气派？”

江方亮伸出大拇指，说：“该有几千名职工吧？快赶上一个团了。”

修平说：“几千人？再往多里猜！真是小家子气！”

方亮又猜道：“上万人吧？”

修平伸出两个手指头，说：“两万多人，快够一个集团军了，就是战斗力太弱！偌大的工厂已经外强中干，朝不保夕了。”

江方亮有些疑惑，问：“怎么，企业效益不好？”

修平长叹一声，说：“连工资都难以维持，连续数年亏空，企业没有了活力，靠银行贷款过日子，这能长久吗？”说完，无可奈何地连连摆手。

“也许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企业会好起来的。”方亮劝修平。

修平笑了笑，说：“别劝我，咱们先去吃饭吧，温饱才是大问题。”说着，拉起方亮出了办公室。

沿着向东的马路一直走下去，他们在离工厂不远的一家餐馆前停下来。修平说，别看这家餐馆不大，生意却异常火爆，来晚了，估计就没座了。

修平去了前台，点了几道菜，转头笑着对方亮说，全是你爱吃的，辣香浓郁，回味无穷啊！方亮说，今晚就缺“高粱红”了。修平说，济南的“白灼”也不错。

第一杯酒刚一下肚，修平就难过地说：“我是明珠暗投了，当初总觉得汽车制造厂是国营大企业，有奔头！谁知出现这种情况，我要是二郎神就好了，多一只眼睛，就能看得更清楚！”

方亮说：“有一句诗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企业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也许明天就好起来了。”

修平笑道：“理想主义的诗人哥，现实是残酷的，理想是未知的，我看虚无缥缈的东西要不得，现实已经让我们看不到光明，学会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从餐馆出来天色还早，临分别时方亮告诉修平，一定要谨言慎行，少说为佳。修平听了却不以为然，只是笑了笑，送走了方亮。

方亮走后，肖庆茹心情一直不好，她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江方亮满面愁容的样子，而且挥之不去。她试图不去想这些事情，印象却愈发鲜明，她知道，自己已经爱上这位多年的同窗好友了。

江方亮儒雅的气质，真诚宽厚的性格，深深地打动着肖庆茹。假如说以前只是喜欢，而今天由于地缘关系和多年情愫，则使两人越走越近，肖庆茹感到了爱神的到来。

星期一刚上班，肖庆茹的电话就打到了江方亮办公室。

江方亮说：“是庆茹啊！”

肖庆茹笑了起来，问：“怎么样了，心情好些了吗？”

江方亮笑着说：“我可能太敏感，应该不是大事。”

肖庆茹说：“想开就好，最近给家里去信了吗？”

方亮说：“昨天写了，还给母亲汇去两千块钱，那可是我全部积蓄呢！”说完，笑了起来。

庆茹笑道：“真是古有闵子骞，今有江方亮啊！”

江方亮赶紧说：“别乱说，人家可是一代圣贤呢！”

庆茹说：“我准备向你虚心学习啊！”

方亮说：“我吗？就算了，你还是学习二十四孝吧！”

庆茹说：“眼前就有鲜活的例子，何必去挖那些老古董呢？”

方亮说：“那都是经典，经典的东西最能教育人。”庆茹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肖庆茹的办公室在设计院的十楼。设计三室主任李清泉是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庆茹一直喊他“李总工”。李总工兼任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他为人谦虚厚道，待人和气，庆茹经常和他开玩笑，全然看不出有上下级的领导关系。

李总工安排庆茹跟一位叫李红的女工程师实习，李红四十多岁，是设计院的骨干工程师，她喜欢肖庆茹，她觉得庆茹特别有灵气，专业知识扎实，又富有神奇的思维灵感，在她眼里，庆茹是不可多得的专业苗子。

两个月后，庆茹完全可以独立搞设计了，在设计院开始崭露头角。

四

江方亮习惯了每天的工作，他经常和安晓讨论账目的处理方法、财务的分析技巧、税务筹划的合理安排等。当然，两人有时也聊些悄悄话，安晓通常会把供销集团内部的奇闻逸事讲给方亮听。

这天，方亮正和安晓窃窃私语，副科长韩敏走过来笑着说：“方亮同志有大任务了，具体情况老科长会告诉你。”

江方亮一来到科长室，就感觉到气氛不对。老科长眼睛瞪得浑圆，气呼呼地吼道：“依我看，该派审计人员去，不但要把钱拿回来，还要仔细查一查有没有问题。”说完，老科长把茶杯重重地往办公桌上放，水溅出来，如飞珠溅玉一般，洒满桌面，溅湿了办公桌上的报纸。

一旁的赵华对方亮说：“经贸分公司在海北省宁原市有一笔六百万元欠款，两年了还没收回来，公司决定派你和经贸分公司经理刘怀水去一趟宁原，咱们的流动资金光H型钢就压了上亿元，资金十分紧张，所以你这次任务很重啊！”

老科长叮嘱说：“小江，到了宁原，你要见机行事，宁原赵可怀赵老板和刘怀水是多年战友，关系非同寻常，处理问题，既要不要伤害多年的业务关系，又要把事情办好，一个原则，就是把欠款全部收回来。”

赵华接着说：“你回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七点钟的火车。”

江方亮从办公室出来，安晓一直跟在他身后，来到办公楼外，她叫住了方亮，说：“宁原的钱有问题，刘怀水和宁原赵老板是多年战友，他们和郝总关系不一般。”听到这里，江方亮全明白了。安晓又说：“钱要不回来，有法院呢，到了宁原，千万不要说话！”

江方亮认真地点了点头。

晚上六点钟，门外汽车喇叭响了两声，江方亮拿起行李快步走了出来。刘怀水从车窗探出头来，笑眯眯地说：“江会计师，请上车吧！”



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自己，江方亮朝刘怀水点点头，笑道：“刘经理，麻烦您了！”“哪里，哪里，能陪同财务上的领导去宁原，是鄙人的荣幸！”刘怀水嬉皮笑脸地说。

在银灯万盏的光华之下，小轿车恍如在琼楼玉宇中驶过，橘黄色光线飘进车里，刘怀水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笑哈哈地说：“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宁原可比咱们省城强多了，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只去一次，就会让你回味无穷，三个月不知肉味！”方亮淡淡一笑，没有答话。

火车跑了整整一宿，第二天上午才到达宁原火车站。走出车站，赵老板的司机小吴伸着胳膊用力挥着手，大声喊着：“刘总，刘总，在这里呢！”

小吴告诉刘怀水，中午，赵经理在荷塘月色大酒店为他们准备了接风宴。

中午，荷塘月色大酒店金碧辉煌，三人沿着洁净的大理石台阶进入金色大厅，转电梯进入二楼荷花间。

一见面，赵老板抬起拿着大哥大的手，指了指江方亮说：“这位是……”刘怀水赶紧介绍：“江会计师，大学刚毕业的高材生。”赵可怀握了握江方亮的手，说：“欢迎，欢迎啊！快请坐。”众人尾随入席。

席间，赵可怀颇有大将风度，每次喝酒都是一饮而尽。其间，他的大哥大一个劲响个不停。

刘怀水为了炫耀战友，很神气地说：“赵老板的大气和豪爽在部队都是出名的！连我们集团军司令都认识他！转业后，他以五千块钱白手起家，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赵可怀摆了摆手说：“别替我瞎吹了，不过，在宁原，我还是颇有名气的！”说完，端起酒杯，看着江方亮说，“听说小老弟大学毕业，是高材生，佩服！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读过大学，来，兄弟，我敬你一杯！”说完，和江方亮的杯子碰出一个清脆的响声，一饮而尽。

赵可怀接着说：“你们怀水来的目的，我很清楚，放心吧，不会让你们为难！”又看了看刘怀水说，“一会我们去洗温泉，然后去K歌，让兄弟们放松一下。”

饭后，一众人来到了位于西山的玉龙温泉。

玉龙山是西山中一座独立的山峰，四周群山环绕。沿着弯弯曲曲的柏油山路，汽车在丛林中穿行，窗外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山茶花，微风中，花香徐来，如梦如幻。打开车窗，人和车都沐浴在袅袅花香之中，就像端坐在佛堂圣